

巨凝航道图

(历史传奇剧)

(七坊歌仔戏)

厦门八七海潮创作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血凝航道图

历史传奇剧

(七场歌仔戏)

人物:

陈石獬: 男, 十八岁 (獬)

小石獬: 九岁 (獬)

陈天赐: 男, 廿九岁, 石獬之父 (陈)

郑怀春: 女, 廿五岁, 石獬之母 (郑)

番薯伯: 陈家仆人, 男, 五十五岁 (伯)

郭月归: 女, 十六岁 (归)

郭 苍: 男, 四十左右, 月归之父, 荷治台湾长老 (苍)

何 斌: 男, 五十左右, 荷千真事 (翻译) (何)

牧 师: 男, 四十左右, 荷千传教士

总 嘴: 男, 四十多岁, 台湾荷人总嘴 (总)

郭苍家仆人

何苍家小童仆

荷兵甲、乙

荷官兵若干

郭怀一起义军若干

序 幕

时：一六五二年农历八月中旬

地：台湾西海岸

景：山坡，一株相思，几树椰子，海天苍茫，乱云飞渡，月色惨淡。

〔疯狂的枪炮声中，引出激昂壮烈的前奏。〕

幕后台唱：恨荷夷，侵占台湾

好河山，惨遭蹂躏

英雄郭怀一，

高举义旗驱逐红毛番！

〔陈天赐率教义军与荷兵战最后的拚搏，一声炮响，身左残破的“郭”旗倒下，独剩天赐一人，中弹不支倒下。郭苍引总哨率荷兵上，包围天赐。天赐挣扎起，欲杀二兵，又中弹，跌出。〕

苍：天赐老弟！还是归顺荷兰人吧！

殊：（猛立起）还！郭苍小子！你出卖怀一大哥，出卖众兄弟，出卖祖宗江山，我与你同戴天……

〔苍惊退，总哨挥手，荷兵弹发，天赐殉性。前边战声，枪声又起，郭与苍又率荷兵复手而下。〕

〔番薯伯率小石猴上。〕

猴：（唱）母親被抓生命危

寻父搬兵来解围

伯：（唱）可恨郭苍太奸雄

亲身求策为荷夷

猴：阿爹，阿爹！（寻）

伯：老弟，老弟！

猴：（见血泊中天赐）啊！爹！（痛哭）

伯：啊！（无言垂泪）

幕后台唱：出师未捷身先死，
腥风苦雨罩台湾。
宝岛一曲正气歌，
野火春风常不断。
九原恨长终有日，
十年蜀道蜀姓还。

[伯扶起小石独，石独拾起父親遺下的刀，跪下，手槍炮
轟鳴中，怒對茫茫海天。

（造型、燈光、切。）

第一坊

时：九年后，八月中旬

地：台湾鹿耳门港岸边

[黎明时分，年已十八的石狗手握一只包袱匆匆上，

狗：（唱）九年风雨催我长（唉大）

仇恨养久会开花，

一刀砍得贼婆首

恰似火山要爆炸！

伯：（上）石狗！

狗：阿伯，

伯：咋嚟尔到哪里去？

狗：（举包袱）你看！

伯：啊！人头！

狗：汉奸何斌之妻的首级！

伯：啊？何斌回通事之妻？

狗：九年血仇心难平，先斩汉奸后杀番仔兵，昨嚟寻不着，
郭爸找到何斌首，可惜又没马看，无鱼虾也好。

伯：（怒）你……真是乱来！

狗：（被泼了冷水不慌）怎说是乱来？

（唱）：装嚟作哑九早整

我今痴长十八岁

仇如山，恨如海

仇恨不报如何慰英灵！

伯：石狗呀！（唱）

为成大谋小要忍，

暂且留灯埋姓名。

月朔一日国姓到

串联义士作内应！

以后不得弄撞行争！

〔狗不语。传来犬吠声，伯于对色纸抛下海，拉狗取
渔网扛橛，荷兵甲、乙巡逻上

甲：（拦住狗）站住！

伯：他是干啥的！

甲：呖巴？他是你什么人？

伯：我的小孙子！

乙：今日不准出海钓鱼

伯：官长，可是海水不口渴，海风不止吼！

甲：我管你去死！总督有令，鹿耳门港发现有郑国姓的探
子，刻港搜查！（下）

狗：（喜不自胜）国姓本派人来了！

伯：到底盼来了！我去竹里探听一下。

狗：我随你去！

伯：不，你留下。

狗：那你快去快回！（伯下，狗舞刀）

（唱）九年隔海眼望穿

一声春雷冲云天

（白）刀啊刀，（唱）来日痛饮奇羞血，

报仇雪恨归中原！

〔狗磨刀，郑怀春上一女扮男装，商贾装束

郑：小兄弟，向你打听一个人！（作揖）

狗：（不防有人一惊）啊！（起身又装哑）啊——

郑：（一照面，吃一惊，退后几步）

郑：（同唱）一个哑巴

狗：（同唱）一个伯生

狗：（唱）他神色惊慌为何因？

郑：（唱）他好似天君天爷站面前！

狗：（唱）莫非他看出我装啖作哑埋姓名？

郑：（唱）莫非他是小儿子狗长成人？

郑：（急步上前）慢，（沉吟，唱）

石狗为何变哑巴？

我封负重任须谨慎！

狗：（唱）他款言又止何沉吟

步步提防却是国难派来的人？

（急步上前）慢（沉吟，唱）

雷尊伯交代要小心，

他是熊是虎首未明。

装啖作哑九年整，

一旦疏忽前功尽！（又退回）

郑：（唱）他款进又退偷观我

上一下一军行踪，

难道石狗真是他——

莫非哑巴是假装？

（白）雷尊，此也可有一位少年人，姓陈名石狗？

狗：（大惊）（旁白）他若是那边来的人，如何知道我的

姓名？莫非有亲坐探？三十六计走为上！

（摇头装啖，转身跃上小桌）

郑：你要走，等……

〔石狗飞快摇臂而去〕

郑：明明看得见，为何有甚躲避？

（伯兴冲冲上。）

郑：（回头一看，惊）番薯兄：

伯：（一愣）你？你是——

郑：（除去头上帽子，露出女装，我是郑怀春！）

伯：啊？天人……（欲跪，忍又站起，后是惊疑）

郑：番薯兄，别惊疑，我是人，不是鬼！

伯：你不是九年前郭首布有兵抓去死了吗？

郑：是我好姐妹迎春救我，那一夜——

（唱）逃出郭家满腔恨，

宝岛无外可藏身，

吊胆先驱堪遗志，

仇恨渡海投国姓！

伯：那今日……

郑：（唱）萧王欲东征，

远荷襄疆土，

万学奇兵白，

只差东道图！

伯：航道图？

郑：鹿耳门港航道图！

伯：鹿耳门港航道图？！

郑：为此，我扮作商贾来宝岛，暗中绘制航道图。

（戴上帽）

伯：哎呀……原来如此，那你已经看到石塘咀！

郑：就是那个哑巴！

伯：正是！假哑巴！

郑：假的？

伯：假的！九年前，荷兰人要灭绝参加起义的全族，计划

淡水溪变成血水河。我帮他跑到这地讨海为生，遇他出事，叫他在外人面前装哑巴。好，我叫他回来！（取海螺，吹一声长长的螺号）

郑：（唱）朝思暮想，夜夜梦中，

心坎甜哦恨哦换郎，

骨肉相逢不相认，

怎不叫我痛断肝肠！

九年泪水已流干，

枯井突然变涌泉

可恨烟花遮双眼

模糊了旧时的影。

伯：夫人，他回来了！我们约好的螺号，长长一响，他马上归来；若是短短几声，他就远走高飞。

（前兵甲、乙上）

甲：总领大人到！

（郑、伯回头，失色欲走，乙上前逼住）

乙：站住！

（总督带衙官兵上）

总：（念）恶霸高衙门 全当浮沉我主裁，鹿皮白眼这衙门，三十七年发大财！

（叹气，唱）好梦就象天上晚霞

匆匆来去一刹那

国姓宅兵在劫、厦

日夜冤冤高衙门

唱：我高衙门，东印度公司，不是中国豆腐！改台治经鹿耳门，我在此大做文章！等……

（见郑、伯）哎——这二位是干什么的？何道争！

(没人应)何道事，

甲：何道事他家人来找他。

何：(上，叹气)总帽大人啊！

总：道事先生，出什么事了？

何：(苦笑)多蒙总帽大人好栽培。昨晚贱内头壳无外找！

总：啊？

甲：道事，你唐人有句话，无妻换波被……

何：呸！

总：道事先生，你为着个帝国吃尽苦头，我不会亏待尔的！

何：谢谢总帽大人！

总：现在尔先盘查一下这两个人！

何：是：(上前)喂：(二人转身与何对视，何惊骇)(旁白)
好面熟：啊，想起来了，好像是咱弟的厝内人郑怀春：(马
蹄响)啊，郭总来了！(匆匆上前)喂！你是干什么的？

郑：共卖人！

何：快叫滚开！(暗示)

[何与郑总庆，迎面郭总上]

总：(见郑一傍)慢着：(踱到郑前)嘻！这位好面善，不知
任何处相会过？

郑：我是生意人，天下之大，何处不相逢，何人不曾见？

总：(认出)哈……好一个生意人！(上前突然把郑的帽子打
落)郑怀春！

[郑拔匕首刺总，伯抡起鞭子吹急风，钹音，一场混战，
总帽开枪打中番薯肉，郑不被擒]

总：拉下去！

总：慢着：总帽大人，九年不见，突然出现在鹿耳口港……

总：啊？莫非郑国姓徽来的探子就是她？慢！

[荷兵从郑身上搜出一张纸，交君嘴，

忌：（一看）啊！

包：何：什么东西？

忌：鹿耳口港航道图！

包：何：（吞声一边）鹿耳口港航道图？！

（幕急落）

第二场

时：前场傍晚

地：同上

〔海潮喧哗声中，石狗扶着番薯伯。〕

狗：阿伯，阿伯！

伯：（醒）石狗！快，快去救阿母！

狗：我阿母？在哪里？

伯：（挣扎着，指地上郑怀奇帽）

狗：（拾帽）是她？

伯：她，就是同姓岑派来的人，被郎色……（死）

狗：阿伯！

（唱）旧恨未消添新仇，

不斩贼酋誓不休！

〔口噙刀把伯下〕

〔收从另一侧上〕

牧：（念）人称中华魂，魂寓两高亮，传教福薄伊，主赐
新边疆。（对后）女儿，快夹阿！

归：（跪地上，手捧贝壳）教父！您看这沙滩上的贝壳，
突是闪亮！

牧：女儿，玩得高兴吗？

归：教父，跟你在一起，我总是高兴的！教父呀——

（唱）月归七岁没根亲

阿爹的妻寻新欢

教父引我入教堂，

九年玩弄累如山。

牧：(唱) 异邦传教家万里，
母亲妻儿在天边，
你生成象我小玛而，
如何叫我不爱你！

(白) 走吧，随我到村里的教堂，传经讲道去。

归：教父，让我留在本地，看月亮，听汤朝，我怕到村里去。

牧：为什么？

归：(唱) 我走到那里抬头瞧，
恰似真头的仔人人嫌。
被人指、戳、骂奴才
不如那同伴大狗较安然。

牧：(唱) 愚蠢的平民那里知，
列国和草马怎相比。
你是天之骄女，嫉妒，
不必与他们来斗气。
要为主见证传教义，
作回上帝的好女儿。

归：是，教父！不过今天——

牧：好吧，女儿，这几天尔等传教制俺耳口瞎唬道因辛苦了，就让你在此多玩玩吧！

归：多谢教父！

[远远传来教堂的钟声]

牧：我待会就来，你可不要爬上那(指)悬崖上，掉下去就是大海。

归：是，教父！

[牧下]

归：（目送教父）（唱）

教父心慈善，
不似别人红毛番。
不骄不损怜悯人，
毒晖何时报如施！

（以怨一声，抬头望月）想我办教，九年前突然亡教，只
留下这五质鸳鸯环一只。唉——

（唱）明月几时有

嫦娥不知我心忧，
睹物伤情思悠悠。
女儿心事对谁诉，
唯求牙娘作主；
二八妙龄何处求！

（羞恼，以手掩面，见无人，方抬头，向海边走去，

（唱）借海木许云胸板落

一樽犹愁门东流

（石狗持刀，夜行来，至，手提一包袱大步而上，归见状颤栗像

狗：（唱）怒乞于艾叶叶天

孤身赤胆图龙障

（放下包袱，跑向海天）爹妈，番薯伯！

（唱）旧恨新仇一夕算

血债须用血可还！

（归不道落海，呼救之声

狗（立定）呼！何人跌落海？（纵身而下，复托月归上）

小姐，你醒……

归：你是谁？

（传来牧师叫“月归”声，狗警觉地起身看，教父一

荷兵上，独忙跑下

甲：谁？那是谁（举枪）

归：别开枪！那是救我的恩人！

牧：别开枪，叫他回来！

甲：（退）喂！不要跑！牧师会赏你金条，不会给你吃爆
条！（在边幕被包袱绊了一跤，一看，吓得
做狗爬回）上，上帝……（划十字，对牧）人，
人头！

牧：啊？！取上来！

甲：（无可奈何）是，是……

（急促的马蹄声，郭道家丁上

家丁：启禀牧师大人，月归小姐！无斧方才被人刺杀，头
也不见了！

牧：啊！

归：

甲：（指包袱）这正是郭道先生的头壳！（取上来）

归：啊！阿爹……

牧：凶手呢？

家丁：早已不见踪影，只在壁上写下：杀人者——

牧：谁？

归：

家丁：陈石狗！

牧：陈石狗！

归：

（幕急落）

第三场

时：前场第二天夜

地：巴甫内

〔二道幕前，有兵甲持枪站岗 柳经国张

乙上

甲：站住！（端枪）

乙：啊，不要开枪！

甲：谁？

乙：你不会听腔？

甲：干什么？

乙：吓唬人！

甲：（认出，露冷汗）上中我主，我还以为强盗家里！

乙：巴君嘴有古箭，第一绿脸，怕金？

甲：你不知道？这几天一会何道带老婆的头已走，一会郭
色长老的头掉落。（摸颈）我还得曲下这个头壳吃饭，
不想回去鹿特丹呢！

乙：你这么大块头，还怕若送入巴君嘴？你想安的
去鹿特丹，做梦！

甲：咱小辈行所站，阎罗王开不到。

乙：这金生脚，教师就凭巴君的顺风耳！

甲：教师大人常祈祷，又不是咱的头家！

乙：哟，你过整大呆！教师是巴君的狗头军师，谁人不知？
天日教好关门，嘴上贴封杀最好！

甲：（突一楞）啊，什么人？！（卧下）

乙：（也飞快卧下举枪，良久）在哪里？在哪里？

甲：好像有黑影一闪。

乙：你敢情是吓得眼睛花，树樨当作人的影？（快走）

甲：邦村邦村的更要开我心头就象弹琵琶，全身冷汗似冰泉。

乙：鸡吃干，鸭吃湿，各人管一项，我要去押犯人（下）

甲：唉，（长叹，方转身，犹将刀出，一手拿枪，一手将刀架在他脖子上）哎，那位老兄弟？不要开玩笑……啊！（跪）救命，救命！

樨：国姓的探子天放什么地方？

甲：在，在地牢，

樨：当真？

甲：啊——现在押在洛德律律同。

樨：那地牢在那座楼？

甲：就，就前边这楼……

（犹手起刀落，手甲下）

（一通兼刀，将刀入掌，右臂一手拿着那怀春画的画轴，对照画上一张原图，校订）

校：总领阁下

总：牧师先生，贵府见教

校：（喝）快回出来去头儿

千里驰书求兵援（取出一信）

总：（接信）向西走微安寺去？

校：正是！那国姓是去在洛德律律同！

总：哈……！牧师先生，你太过薄了！你看。（指手中的图，虽然精巧，可关键之处（走到画上的地图前，指划着）瞧，这洛德律中，我们故意沉下的船，她就不出来，哈……！牧师先生，我是有信心的！

校：但也不可低估啊！

总：那依你说？